



人与人之“在”——以孔子为中心的考察（杨国荣）

（2007-6-23 9:15:41）

作者：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标，从而，为己（为实现自我而“在”）、为人（为安人、安百姓而“在”）与为道（为实现价值理想而“在”）展开为一个统一的过程。

三

由“为何而在”进一步追问，便涉及“向何而在”，后者与康德关于“我可以期望什么”的提问有相通之处。不过，在儒家那里，“向何而在”的沉思与“可以期望什么”的追问又有所不同。“我可以期望什么”往往与宗教意义上的关切相联系，就宗教的层面而言，这种“期望”总是指向彼岸世界或超越的存在。与之相异，儒家对彼岸的存在每每持疏而远之的态度。《论语·先进》有如下记载：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鬼神”隐喻着彼岸的世界，“死”则是现实生命的终结，与此相对，“人”、“生”则表征着此岸的现实存在。较之超越的关切，儒家所注重的，更多的是此岸世界的现实存在。在“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的反诘之后，显然可以看到对彼岸世界的疏离，这种疏离，也使“向何而在”的追问难以指向彼岸的存在。

从人的存在看，“向何而在”的追问在逻辑上以有限性的克服为其内在意向。现实的“我”总是有限的，正是这种有限性，使何为人生归宿或走向何方成为问题。然而，在儒家那里，有限性的克服或扬弃并不表现为对现实人生的疏离或超越时间、导向永恒。与通过超越时间以达到永恒的进路不同，儒家更多地关注于时间中的绵延，其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观念便体现了这一点：通过在人格精神、经世立业、文化创造等方面所形成的历史影响，人可以超越当下的存在境域，绵延于时间的长河，获得不朽的存在意义。质言之，对儒家而言，不朽并不在于超越时间，而是内在并展开于时间过程。

对向何而在的以上理解，更具体地展现为一种历史意识，在孔子的以下表述中，便可以看到这一点：“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慎终”涉及的是丧礼，它固然以前辈生命的终结为前提，但对丧礼的注重本身却表明生命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存在意义的终结：慎终的真正意义是让前辈的精神生命在未来得到延续；“追远”首先表现为对先人的缅怀，它表明：先人的存在价值既没有也不会随着时间的绵延中被遗忘。在这里，指向未来（慎终）与面向过去（追远）相互交融，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前后相承的历史意识。《论语·公冶长》曾记载了孔子与弟子有关各自志向的对话：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所言之志。老者指先辈，“老者安之”，意谓使先辈安心或放心；朋友泛指同辈之人，“朋友信之”，即获得同辈的信赖；少者即晚辈，“少者怀之”，则是为后人所缅怀。个体“在”世，往往构成了历史演进中承前启后的环节：他既上承前人及其文化成果，也下启后人并表现为新的文化创造的出发点；人的存在意义，便体现在历史的这种传承过程之中。

也正是在同样的意义上，孔子一再肯定历史变迁中包含连续性，并对此高度重视：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因”体现了历史过程的连续性。在孔子看来，历史进程并非神秘莫测，它可以为人所推知和把握，而历史过程的这种可推知性，又以历史本身的延续性或连续性（“因”）为前提。孔子本人也每每自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并认为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同上）“述”更多地侧重于承继，“好古”则基于对历史文化成果价值的肯定，二者从不同方面体现了对历史的关注和尊重。当然，孔子并非真的不“作”，所谓“述而不作”，强调的是“作”（新的创造）以“述”（承继）为前提和根据；从存在之所向（“向

何而在”）看，这里展示的是认同传统、融入历史的意向。

历史与传统首先源自过去。在关注历史、尊重传统的同时，儒家同时也以积极的态度面向未来。前文曾论及，孔子的志向之一，便是“少者怀之”，其中已蕴含着对未来的注重。孔子对未来充满了乐观的确信，在展望后人的发展前景时，他曾指出：“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也？”（《论语·子罕》）“来者”指文化的继承者，在孔子看来，“来者”与“今”之间存在着历史的联系，每一个体在今天所创造的文化成果，并不会在未来消逝，相反，它们将为后人所继承并进一步光大。这样，尽管在社会理想的层面，孔子常常表现出面向往古的趋向，但就文化的延续而言，孔子并没有否定未来的意义。在“来者”与“今”的如上前后相承中，个体本身的存在意义也在文化的历史演进中得到延续，从而，他既无需通过超越此在、走向彼岸以获得永恒的依归，也不必因生命的有限而“畏”死：生命的终结对个体而言不再意味着导向虚无。“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同上）这里看不到任何消沉或感伤，毋宁说，它更多地表达了积极乐观的人生取向：人在此世所创造的一切，将融入历史的长河，并进一步奔向无穷的未来。同样，个体的存在价值与意义，也不会因个体生命的终结而终结，它将随着历史长河的绵延而长存。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七节。

可以看到，以文化历史的承继、延续为形式，过去与未来汇合为一，“慎终追远”、“述而不作”所确认的历史传统与“少者怀之”、“后生可畏”所表达的未来文化关切相互融合，赋予存在的意义以历史的内涵。在这里，为己（成就自我）、为人（成就群体）、为道（成就理想）所体现的“为何而在”，进一步获得了历史的向度。在面向历史、融入历史的文化演进过程中，“为何而在”与“向何而在”也展示了其相关性。

四

存在意义的实现，离不开实际的“在”世过程。从本体论上看，实际地如何“在”无疑具有更为本源的性质：惟有当人已以某种方式实际地存在，才能进一步追问“为何而在”与“向何而在”。然而，在价值论上，对“何为人”与“为何在”及“向何在”的理解，则又从不同的方面规定了在现实世界中“如何在”：不同的存在认同、不同的价值取向或意义承诺，总是制约着存在方式的选择。李泽厚强调“如何活”先于“为何活”，似乎未能对本体论视域与价值观视域的如上区分，给予充分的关注。（参见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三联书店，2005，第163—193页）

如前所述，儒家首先将人理解为不同于自然对象的文明或文化存在；以“弘道”、“谋道”为形式，存在的意义也同时指向文化价值理想的实现。如何维护人的文明规定或文化品格？在此，礼无疑呈现了其独特的意义。“礼”既具体呈现为社会政治、伦理的体制，又展开为宽泛意义上的规范系统，后者一方面以仁道为实质的内涵，另一方面又有形式的规则，它从不同的层面将人引向文明之“在”。如果缺乏礼的约束，人的存在形态往往具有“野”的特点，所谓“质胜文则野”。（《论语·雍也》）“野”主要表现为前文明的形态。在相近的意义上，孔子强调：“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质言之，离开礼的引导，便难以从前文明的形态，走向文明的形态。

礼对人之“在”的意义，在成己（成就自我）过程中得到了更具体地体现。成就自我诚然以仁道精神的涵养为实质的内容，但这种涵养同时又展开为一个“复礼”的过程：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复礼即合乎礼或与礼的规定相一致，从视、听到言、行，人的一切活动都属于礼的约束之域。在这里，实质层面达到仁道之境与形式层面与礼相合，表现为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对人格的完善而言，礼的规范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一旦疏离了礼，则某些正面的品格便可能向负面转换：“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惠，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反之，“近于礼”，则可以使人“远耻辱”（《论语·为政》），所谓“远耻辱”，即意味着为礼义文明所构成的社会评价系统所认可、肯定。可以看到，作为行为的准则，礼同时在不同的层面体现了对人塑造作用。

为仁与复礼的如上统一，不仅表现为成就自我的过程，而且涉及成就群体，所谓“天下归仁”，便已意味着由成己而成人，从而，复礼也相应地在双重意义上体现了对价值理想实现过程的制约作用。事实上，对儒家而言，礼既在个体的层面影响着文明的走向及自我的完成，也在社会的层面规定着文明的秩序。荀子曾对礼的历史起源作了如下回溯：“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荀子·礼论》）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将礼与“度量分界”联系起来，所谓“度量分界”，也就是给社会成员的权利与责任规定一个界限，使之各安名分，各就其位，避免彼此的越界；从体制的层面看，礼的社会作用，首先就在于通过设立“度量分界”以保证社会的有序化。孔子之所以一再批评他所处时代的各种违礼现象，在相当程度上便是缘于这种现象可能导致社会的失序、文明的失范。他所坚持的“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论语·颜渊》）的社会模式，则从正面体现了礼制规范之下的社会政治、伦理秩序。

这样，礼一方面将人的存在引向文明的形态，并从形式的方面，担保了个体的自我成就或自我完成；另一方面，又通过建构或维护文明的秩序而在类的层面担保了社会文化价值理想的实现。礼的如上作用，同时也规定了人存在的方式（如何在）。“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这里的“约”，主要不是外在的要求或强制，而是个体通过自我约束而使行为合乎礼（“复礼”），其特点表现为依礼而“在”或

[\[第 1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第 4 页\]](#)

[\[关闭窗口\]](#)